

微山岛上的鸭跖草

张秀峰(任城)

9月,我和朋友来到微山红荷湿地。

一进景区,就看到四处散布的荷塘。我们穿行其中,竟有些到了江南水乡的错觉。越往湿地深处走,越发现荷花已经不似盛夏那般艳丽,反而显出一种沉淀后的宁静与坚韧。花瓣落下之后,莲蓬悄悄长了出来,一个个昂着头。荷叶边缘开始泛黄,轻轻垂向水面,与周围渐浓的秋色相呼应,构成了一幅温柔的早秋荷图。

我们登上游船,湖面宽阔得让人恍惚。靠岸后,来到了水中小岛——小李庄。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的根据地,游击队员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村里有十几间茅草屋,屋顶长满了同一种绿植——鸭跖草。它们像一张张绿毯,几乎盖住了整个屋顶。

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植物,我们都叫它竹子兰,或者蝴蝶兰。它的茎是绿色的,碧玉似的,像微缩版的竹子,一节一节向上延伸。两片圆弧形花瓣相对而生,中间探出几根鹅黄色的花蕊,远远看去,像一只蓝色的小蝴蝶停在绿叶间。一朵朵小蓝花迎着阳光、迎着风雨,肆意生长……我在那儿站了很久,静静地感受着大自然的生机,也在感受着生命本身的那种坚韧与美好。

秋思

付天伟(任城)

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我不小心踩进一个水坑,水花轻轻溅开,鞋湿透了,冷得我直打哆嗦。

要是以前,肯定又得被他念叨了。他总会“吓唬”我说,万一感冒了,他可不管我。虽然他每次这么说,却从没有真的不管我。

是啊,他大概是这世上最会“骗”我的人。小时候,我总爱向他许愿:等我长大了,要给他买大房子。他总是笑呵呵地说:“好,我等着。”

可还没等到我长大,他就离开了。

爷爷一生信奉一句话:“宁愿独自坚持,被人笑话,也不随波逐流。”他确实也是这样活的。

爷爷出生于1938年,他的一生历经坎坷,自我出生以后,他把所有的疼爱都给了我:教我认字、背诗、讲故事,还有那些他坚信的精神。小时候,我想跑出去和小伙伴玩,他却让我留在家读书。我不愿意背唐诗,他就反反复复地解释给我听,我问他,谭嗣同明明可以逃,为什么偏要送死?他高声念道: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……”

当时,我常觉得,这个老头真有点不一样。

十二岁那年,爷爷走了。从那之后,再也没人逼我背诗背书,再没人给我讲李大钊的故事。也没人在我生日那天,为我端上一碗热腾腾、卧着荷包蛋的长寿面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我也开始像爷爷那样,坐下来安静地翻看《毛泽东选集》,会在看《红楼梦》时,忍不住掉眼泪。

大家都说,我越来越像他:对人真心真意,对事认真到底。

深秋了,树叶落得干净,树枝光秃秃的。老家门前那条河也仿佛流得更慢、更安静了。人这一生,总少不了苦难。有的人熬过来了,有的人却被压垮。我一定要做那个涅槃重生的凤凰——这也是他对我最大的期望。

秋的浪漫

郑继武(微山)

8月最后一天,一场秋雨淅淅沥沥地落下。一场秋雨一场寒,秋天就这么悄悄来了。

站在玉米地边,满眼是金灿灿的喜悦。果穗沉甸甸地垂向大地,风一吹,便轻轻晃动。我和家人弯腰收割,指尖沾满泥土与秸秆的清气。

走出田地,四周的果园、花园被秋意浸染。稻穗谦卑地低下头,仿佛向每一个路过的人致意;苹果红扑扑地挂在枝头,像孩子们的笑脸;柿子则把树枝压弯了腰,霸道地挤开叶子,让自己更加醒目;石榴咧着嘴笑着,露出玛瑙般的籽粒,仿佛在说:“快来尝一口呀!”橘子犹如一盏盏小灯笼,悄悄把秋天点亮。

转入花园,菊花正悄悄绽放。它们没有茉莉的幽香,没有荷花的清雅,也没有牡丹的华贵,却以斑斓的色彩织出了秋的纹理,在这微凉的季节里,毫无保留地挥洒着生命力。

再往前走几步,几棵银杏映入眼帘。它们的叶子早已褪去夏日的青翠,换上鎏金般的衣裳。身后的白杨也不同往日,叶梢泛出焦黄色,风一过,便有叶片旋转飘落。起初不免有些感伤,可转念一想——待来年春至,新芽又将会悄然而生。看似普通的杨树,何尝不是藏着最坚韧的轮回?

站在这片秋色之中,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“四季分明”。春有百花初绽,夏有烈日如火,秋有果实丰饶,冬有白雪静美。只要我们愿意仔细去看,万物皆有其美。它们以各自的方式,将人间装扮得既踏实,又浪漫;既朴素,又雅致。

原来美,从来都在最平常的地方静静发生。

一袭月光

宋思学(汶上)

不觉已是戌时过后。睁眼时,一轮清辉正洒落枕席。窗影静寂,树影斑驳,我一时怔忡,竟不知如何自处。不敢开灯,怕惊扰了这一室光影;不敢出声,恐呼散了窗外明月。只不由自主地将帘栊再拉开些,月光盈窗,铺满我床。

人总说“春宜百花秋宜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”,仿佛夏夜本非赏月的时节。可偏偏是这一片清辉,无声照见熟睡的你、苏醒的你、平静的你、孤独的你。方才入梦的,或许还有灯红酒绿、人声喧嚣,可一睁眼,整个世界忽然换了天地。

微风拂过,送来栀子与茉莉隐约的香气。虫鸣蛙声,似将整座自然召至耳边。我覆上薄被侧耳倾听,又或起身倚窗遥望——此夜,牵牛织女可否知悉:何为梦境,何为真实?若问星河谁解得,唯有小扇轻摇,流萤飞舞。

这月光似曾相识。在遥远的北方故土,星河璀璨,几乎伸手可触。神游星云之际,时间也仿佛失去刻度。正思量哪颗星上藏着多情的生命,哪一颗离自己最近,甚至觉得某处闪烁的星光便是自己——却蓦然醒转。浮游天地,渺若一粟,谁又能真知未来在何方?

多年以后,在锡城闹市边小娄巷的窄巷里,又见一轮明月静悬巷末树梢。明月、窄巷、枝桠,一切都已定格,深深烙进游子的心中。何必记得他乡明月?是窄巷枝头那一轮,是阿炳琴声中悲怆千古那一轮,是寄畅园里静照古今那一轮。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只相似。”这一片清辉啊,千百年来,你曾寄托多少未诉的情、未尽的思?

不论何时何地,总有一轮月悬于天际。孤独时它默然相伴,思念时它摇落桂影。纵有风起云涌,暂时遮掩它的清光,可总有一轮月,也始终照在心中——那是不为外物所动的执念,是长夜之中,始终朝向的光明。

秋声

张玉岗(济宁高新区)

9月是乖巧的孩子,从不会吵闹,只须要大人陪在一旁,她便安静地玩耍。那种安静,便是秋天的面孔。

在客厅里读书,耳朵里隐约着蜂鸣。眼睛发涩了,抬眼望向窗外,绿树尚且葳蕤。物业工人的剪刀“咔嚓”作响,才发觉蓼沟河畔早已息了蝉声。

天气阴晦,下了一场雨,从中午到傍晚。没有夏天推波助澜,雨泄了劲儿,仿佛绣花针落在地板上,依稀听见了声,却找不见影子。

记得小时候,也是这样的季节,细雨淋漓。我们淋着雨,奔跑着,穿过一条条窄巷。雨点打在额上,滑进衣领,凉丝丝的。槐树叶子上聚了雨水,大颗大颗地坠下来。许多年后的城郊,久违的雨再次落在肩头。时针仍寻着旧迹旋转,那被倾力保存的影像却拔节生长,雾霭盘桓时一齐涌上心头,迁延出熟悉的秋声。

丝雨将夏天的残影缝进时序,针脚压得密密的。雨渐渐疏落,空气舒爽而熨帖。暑热消泯,虫声开始繁响。

起风了,虫声随风摇曳,徘徊在游子的窗前,和着冷调的灯光,凝结成心中驱不散的乡情。

乡情怯,故乡远,羁旅长堪醉。秋思盈怀,寄意明月传尺素,这样的念头始于秋夜的风声。人所谓漂泊,是根脉连故地,是情结有归处。春天适合远行;夏天正闷,燥热难当,是鲜少想家的;冬天,归期已定,红炉温酒,高兴,杯酒一饮而尽,喝的是佳期临近的快慰。只有秋天,离家已久,归期尚远,秋声一起,便让人想起故乡。

我见过许多的风,它们总是踮着脚尖踱过人群。愈是刻意躲避,悄无声息,愈是会露出马脚。独莫凭栏,杂树婆娑,竹影斑驳,风声唤醒往事,平静的心弦被撩拨得七上八下。无限情思风乍起,穿越海峡,穿越关山。乡音,古井,屋舍,炊烟,鸡鸭正穿过篱笆跑回院子,胡同里暮霭氤氲,潮漉漉的。谁家的木门开了,吱嘎一声,佝偻的身影踱出门外,将风拦下,仿佛在交代什么事情。人语啾啾,瘦弱的小脚蹒跚着走过十字路口。

雨停了,虫声歇了,风也息止了。夜未央,人未眠,脑海中翻涌着种种追问,关于生命,关于时间。

玉米熟了

赵洪顺(汶上)

周末,母亲一句话——
家里玉米熟了,来掰玉米煮煮吃
就把我拉回了老家的地里

和父母一起挑选着玉米
一边拉着家常
听母亲把唠叨缝进每一道叶脉
像小时候缝补我的校服口袋
线头越拉越长
把离家的路也一并缝了回来
东家的事、西家的事、亲戚的事
惹得玉米秆也直起腰
支棱起耳朵
悄悄地偷听
玉米装满了两大袋子
母亲还不满意,还要装
似乎要把她的牵挂,全部
装进袋子